





鳳倍通義前序



上行下效謂之鳳眾心安定謂之倍
移鳳易俗在則心止則書此應劭鳳
倍通所由在也然漢世有其書後心
著述多引以為證今罕見全本錫學
比刊白虎通矣鳳俗通文體書也尚
缺焉三灑毛希聖挈來橫經錫守劉

平父文見以此勉止遂繡梓于學客
有目錫叢來者衛廣文此意徵罕跋
語余深嘉文毅之浹洽異書迭出可
嘉斯道賀敬因其請而題于篇管云
大德丁未中和節太中大夫行龍水
監李果題

大德新刊校正風俗通義序

漢太山太守應劭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
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
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
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殺亂莫知所從
漢興儒者競一作本復比誼會意爲之章句
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
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
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

風俗通卷之九
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覲諸侯

見百姓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間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闕麗也

風俗通序
張竦以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
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
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客爲齊王畫者王
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
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
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
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
其爲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
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風俗通義序

風俗通義目錄

第一卷

漢太山太守應劭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伯

六國

第二卷

樂正后夔一足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葉令祠

燕太子丹

孝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王陽能鑄黃金



宋均令虎渡江 彭城相素元服

第三卷

九江太守武陵威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

河南尹太山羊翮祖

太原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

第四卷

長沙太守汝南邳惲

司馬潁川韓稜 太原周黨

汝南陳茂 度遼將軍皇甫規

南陽五世公 汝南戴幼起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

第五卷

太尉沛國劉矩叔

陽翟令左馮翊田煇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茂伯

安平相汝南郅朗伯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

高唐令樂安周糾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

河內太守司徒穎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

宗正南陽劉祖 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儂

第六卷

蜀郡太守穎川劉勝

商

角

宮

徵

羽

填

笙

鼓

管

瑟

磬

鐘

祝

琴

空侯

箏

筑

缶

笛

批把

箏

簧

簫

箎

簫

籟

菰

荻

第七卷

孔子

孟軻

虞卿

孟嘗君

韓信

韓安國

李廣

太尉沛國劉矩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潁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第八卷

先農

社神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雨師

桃梗

葦茭

畫虎

雄雞

殺狗磔邑四門

腰

臘

祖

楔

司命

第九卷

世間多有見恠

世間多有惡夢

城陽景王祠

九江逡道有唐居山名

會稽俗多淫祀 鮑君神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

李君神 石賢士神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

世間多狗作變恠

世間多有精物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

世間多有蛇作恠者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

第十卷

五嶽

四瀆

林

麓

京

陵

丘

墟

阜

培

藪

澤

沉

沛

湖

陂

渠

溝

洫



風俗通義目錄終

漢書

風俗通義皇霸第一

漢書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
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真
實乃發其末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
唐虞推天為夫為難哉故易紀三皇書叙
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哲然而
立談者人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楊朱哭於
岐路墨翟悲於練素者也是以上述三皇
下記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
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
乘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
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
履中開陰陽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持
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
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處戲
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
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成

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
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
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
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
若神故爲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遂人爲遂
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
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
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
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藝疏故託農
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為網罟以田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敘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文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大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為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頊者專也項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

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譽然若酒之
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取
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
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
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
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
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

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
祀王訪于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
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
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
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
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
能採綜多共辨論至於訟閱大王王季皆
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
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
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

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
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
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言其
攘除不軌改亳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
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
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
天下所歸往也

五伯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伯
也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

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
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
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
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
之罪復青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
聘之禮納襄尅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
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
而不正至於三國旣無歎譽一言而繆公
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殺
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

鳥之所爲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
慕名而不綜實六鴟五石先著其異覆軍
殘身終爲僂笑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
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
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
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
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伯者
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
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
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

衛復兵不救須滅乃徃存之仁不純爲霸
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
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
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
反譬若循連鑲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
始也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
鬼方氏是謂女漬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
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

六曰季連是爲芊其後有鬻熊子爲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勲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簡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爲張儀所欺客死於秦到王負芻遂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 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

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于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爲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笮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爲姓韓厥因卜者之繇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

程嬰之義爲晉名卿寔天所相其四代始
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
安爲秦所滅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
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以爲
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
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
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
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乎其六
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假爲秦所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

王爲御驥騮駮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
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
以爲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後簡子地
過於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
人大夫皆懼呼鑿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
扁鵲曰血脉治也勿恠昔秦穆公嘗如此
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
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
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
而死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

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于九奏萬儻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程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羸姓將大

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

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尅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見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効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爲襄子智

伯攻襄子襄子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爲我以是遺趙無恤原過旣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鳥屬鬚眉髭髯大膺大匈脩下而馬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室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

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爲所滅此童謠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上生毛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

將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爲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于齊齊侯以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

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曰以火辭曰
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
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
也桓公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
采姓田氏焉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
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
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言
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
又賓客多受秦金勸王朝秦不脩戰備秦
兵平步入臨菑民無敢格者遷王建於共

國人歌之曰松耶栢耶亡建共者客耶疾
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
固擁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窺周室有席
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是之時商君佐
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恃猛
將銳卒因間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并漢
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
天下之士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其後復有寧越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遁避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至始皇承六世之遺烈抗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叱諸侯履至尊而制

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議者恨楚之疏遠屈原魏不用公子無忌故國削以至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蕭條混壹海內爲漢驅除蓋乘天之所壞誰能支之雖阿衡宰政賁育馭戎何益於事且有疆兵良謀雜襲繼踵每輒挫衄亦足以祛蔽啓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遂恣睢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燔書以愚其黔首窮奢肆欲力役無厭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由是二世絕

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祚四海乂安世宗攘夷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王矣

風俗通義皇霸卷第一

風俗通義正失第二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已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
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
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
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
失之節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
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
足行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漑汲
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
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
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
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
用耆長武帝出璽印石裁有兆朕奉車子
侯即沒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封
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鬚髯

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望黃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今歷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

謹按尚書禮天子巡守歲二月至于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

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剋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剋石紀號著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

禪謂壇墠當有所與也三皇禪於繹繹明
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
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
其身禪予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
子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丈二
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江淮間一
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
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
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筭周而復始皇帝
敬拜泰靈其夜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

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
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為元
封武帝已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
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
讀焉能誕招期乎奉車子侯驂乘上下臣
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沒石乃止暴病而死
悼惕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沒石
中馬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
也予以空僞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祈
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壘處剋

石文味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王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爲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恠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恠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鳥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鳥舉羅但得一雙鳥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夜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

號葉君祠牧守班錄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畧無音聲但云葉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即僊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于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何爲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

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大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女慎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楊雄以爲虛義神農黃帝堯舜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

家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別在宮中懼有得矣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
厨人生害足井上株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建使歸國

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荆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爲其父所戮手足圯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恠也故閭閻小論飭成之耳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間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已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爲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及即位爲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禮至以發

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
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
一錢有此事不同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
將韓信擊虜豹姬薄夫人傳詣雒陽織室
漢王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帝二年而
爲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捐軍中祭代
東門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巳酉夕即位就
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即位時以昏夜日不
再中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

采畫華榱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
可以畫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副侔又文
帝以後元年六月巳亥崩未央宮在時平
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及皇太薄后以
孝景二年十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
后崩不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文帝遵漢
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
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
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
田躬勸農耕桑務民之本即位十餘年時

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爲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畧吏民係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輿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

備胡兵連不解轉輸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饑乏穀糴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爲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卽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

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雩蝗虫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饑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爲升平上曰吾於臨朝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傳者舊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悛小疵耶嘗輦過卽署問中郎馮唐以趙

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頓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爲邊將市租諸入皆輸莫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大夫賞異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爲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樂盡死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是言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李布治郡有聲召欲以爲御史大夫

左右或毀言使酒後不用布見辭去自陳
曰臣幸得待罪河東無故而見徵召此人
必以臣欺國者既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
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
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慙
色卒遣布之官及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
吮癰瘍膿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
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
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剗襲氈
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

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
山諫以爲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
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大夫賈
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
同位誼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
遷爲長沙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
水投吊書曰闕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
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
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
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

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
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
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
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
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群臣無小
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
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
見遺文則以爲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
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爲有故曰堯
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

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無道如桀
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賢不勝
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
也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
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難及似出於
孝宣皇帝者如其聰明遠識不忘數十
年事制持萬機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
且不及孝宣皇帝向以爲如此及至世間
言文帝小生於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
者求得之因立爲代王徵當即位後期日

爲之再中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光
明宮聽政爲薄太后持三年服治天下致
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
事皆俗人所妄傳言過其實及傳會或以
爲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
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
齊爲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
變化無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
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
方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於是朔詣闕
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
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
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
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
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
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
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

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凡庸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竒言恠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爲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秘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爲文辭孝武以屬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恠迂之人迷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剋皇帝璽丞相將軍大夫已下印漢使符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

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
重於將反形已定圖書印及他逆無道事
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
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取夷
國除爲九江郡親伏白刃與衆棄之安在
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耻其如
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行耳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
衣服極爲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

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
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
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
山於海中通同道隱形體弦詩想蓬萊而
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茲益迷謬文成
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
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
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
之罪劉向得其遺文竒而獻之成帝令典

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効向大辟
繫須冬獄兄陽成侯乞入國半故得減死
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
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
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
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
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恠之
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

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設陷穽後太守宋均
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鼃鼃在淵
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
之有雞豚今數爲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
使然而反遂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
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爲
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擒紂於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
南仲闞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

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爲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爲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虎山栖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哉俚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楫櫂猶尚畏怖不敢迎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懿於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

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彭城相表元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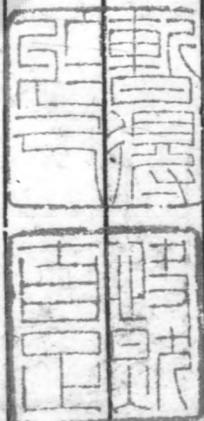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爲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爲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爲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巖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加會因名曰賀字元服原父安爲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啓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爲名宰原有堂構

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
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
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
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
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勅使留
葬侍衛先公慎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
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虞舜
葬於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勿違吾志
清高舉動皆此類也何其在服中生子而
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予爲蕭

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把臂言
易稱天地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
三子者五月生者以爲妨害父母服中子
犯禮傷孝莫肯收舉袁元服功德爵位子
孫巍巍仁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
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
高戶誰能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博雅
政宜有異乎荅曰齊楚之事故聞命矣至
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旣爲鄉里超然遠
覽何爲過聆晉語簡在心事乎於是欣然

悅服續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
仲尼哉元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
亞作者之遺風矣正甫亦有重名今見沛
相載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恐多有宣公
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風俗通義正失第二

